

神医

阿彩【著】



她是天才女医师，惊才绝艳，风华无双
他是当朝九皇叔，生而高贵，斜睨天下

中国移动“咪咕阅读”
征文大赛导师阿彩成名之作

作品人气累计过亿

同名电视剧正在拍摄之中

“今生，你若先死，我也不会独活！”

“我要以这江山为聘，娶你！”

凤轻生

2

世间始终你最好

「东陵九，你打我？」凤轻生怒了，双眼瞪得滚圆。
九皇叔一脸无赖：「打都打了，怎么办？要不，我让你打回来。」
「你……这是调戏！」凤轻生用力地推开九皇叔。



神医

阿彩【著】
▲下

凤轻尘

② 世间始终你最好





第二十一章 害人终害己

夜正深，情正浓，昏暗的烛火让室内平添了几分朦胧与暧昧，九皇叔放倒风轻尘后，左手灵活地解开了她的衣服。

身子一凉，风轻尘的酒意又醒了两分，明白了两人的处境，风轻尘并没有抗拒的意思，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下，她才觉得自己和九皇叔离得很近，很近……

不想抗拒那就好好享受，九皇叔即将回府，其实，她并不像表面那般云淡风轻，纵有万般不舍可她没办法，九皇叔再不走，她说不定真会被人拖去浸猪笼。

风轻尘动了动身子，让自己躺得舒服一些，当九皇叔用左手褪下她的衣裤时，风轻尘才恍然明白，白天她被耍了。

借着酒劲儿，风轻尘双手勾在九皇叔的脖子上，舌尖在九皇叔的耳尖处轻舔，妩媚地说道：“东陵九，你的左手真灵活，看样子你的右手伤得再重，也不会影响你的生活。”

说话间，一个转身，正好压在九皇叔受伤的右手上。

风轻尘知道九皇叔右手上的伤是个什么情况，因此小惩一下便乖乖地移开了，九皇叔的右手要真废了，第一个后悔的就是她。

面对风轻尘这种小孩子似的举动，九皇叔别说变脸了，连眉头都没有皱一下，唇角噙着一抹狡黠的笑容：“夫人满意就好。”

风轻尘身上只剩一件湖蓝色的肚兜，面对风轻尘那诱人的风情，九皇叔再也忍不住了，低头狠狠地吻住风轻尘的唇，灼热霸道，似要将风轻尘整个人都吃下去一般。

风轻尘，我想你，我想你！

一回生，两回熟，比起上一次九皇叔对风轻尘的身体更了解，也懂得要怎么做才能让风轻尘满意。

这种事要两个人都好才行，他不能只顾着自己……

剧烈的运动过后，风轻尘出了一身汗，酒也醒得差不多了，风轻尘半眯着眼，趁九皇叔中场休息的时候，她也准备好好休息一下。

她明天，哦，不，过了子时应该叫今天了，她今天还有武术比试呢，骑射的比试因为苏绾的坐骑没到，要推后两天。

激情过后的风轻尘，总是特别的柔顺，九皇叔很喜欢这样的风轻尘，大手有一下没一下地在风轻尘的背部来回抚摸，这也算是激情过后的福利。

风轻尘很想告诉九皇叔别乱摸，奈何她已经累得不想说话，只是嗯哼两声，以示警告。

“还想要？”明知风轻尘累了，九皇叔还故意逗弄道。

风轻尘嗔怪地瞪了九皇叔一眼，拍掉九皇叔作怪的手，有气无力地说道：“你不会想让我死在床上吧？”

她自认体力不错，可和九皇叔比她真的差太远了，至少在床上她就差九皇叔很多很多。

九皇叔乖乖收手，将风轻尘抱紧，两人之间没有一丝间隙：“我宁可自己死，也不会让你死。我怎么会让你累死在床上，我最多让你三天下不了床，算算时间，我们还能再来两次。”

“东陵九，你是认真的？”风轻尘被惊吓到了，身边这个男人，在她身上好像有使不完的力气，她相信九皇叔有这个能力。

“当然是认真的，下一次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呢，我不把你喂饱行吗？”九皇叔一脸严肃，语气就和谈论国家大事一样慎重。

“什么喂饱我呀，明明是你自己像饿狼一样，怎么也喂不饱。”风轻尘在九皇叔身上捶了一下，她此时的力气打在九皇叔身上，就和挠痒痒差不多。

九皇叔心头一动，一个翻身，把风轻尘压在身下：“你说得对，我就是饿狼，怎么也喂不饱，所以你这辈子都别想逃。”

一辈子的承诺，他已许下，可惜风轻尘并没有当真。

风轻尘吓得连连求饶：“别，别再来了，九皇叔，我错了，我说错话了，我求你了，别再来了，我今天还有比试。下一次，下一次补给你行不行，算我欠你的……”

“下次是下次的，今天是今天的，轻尘，欠债太多以后很难还清。”九皇叔故作凶狠地说道。

他知道今天过分了，可这个真不能怪他，谁让风轻尘饿了他两个多月，难得有机会，他当然要连本带利地要回来。

“呜呜呜……你要再来一次，以后就别想爬上我的床。”软的不行来硬的，风轻尘傲气地抬头，露出布满吻痕的脖子。

九皇叔咽了咽口水，强制自己别开眼，再看下去他真会忍不住，因为遇上风轻尘他的自制力真的很差，很差。

“好，不来就不来，记住这是你欠我的，下次一定要还。不过，你不让我继续，那总得先给我一点甜头吧。”九皇叔这明显是得了便宜还卖乖。

风轻尘不知道，当她说出下一次补偿时，九皇叔高兴得险些跳了起来，有风轻尘这话，他以后想和风轻尘共赴云雨就理直气壮了，每次都偷偷摸摸的，他心里特别的不舒服。

“好，好，好，只要你今天打住，什么都好说。”风轻尘伸手勾住九皇叔的脖子，讨好地道。

“这可是你说的，不许反悔。”九皇叔脸上的笑容更大了，他不是天生的冰山面瘫脸，只是他的人生没有什么值得笑的事情，风轻尘是唯一一个能让他发自肺腑笑出来的人。

风轻尘点头：“保证不反悔，反悔的是小人。”

果然，身体沟通后，心灵也容易沟通，九皇叔今天很好说话也很温柔、很多情，让她的心一点儿一点儿地沉沦，沉溺在九皇叔的柔情中不能自拔。

“那好，你现在给我一点儿甜头吧。风轻尘，说你喜欢我。”九皇叔哄骗道，为了缓解自己的紧张，九皇叔把风轻尘搂在怀里，左手有一下没一下地替她揉捏酸痛的腰，风轻尘舒服得直哼哼，迷迷糊糊，一副要睡不睡的样子。

“不说。”风轻尘脑子瞬间清醒，睁开眼睛，与九皇叔四目相对。

“你说过要补偿我，保证不反悔的。”九皇叔将被子拉了过来，盖在两人身上，心里有些小失望。

九皇叔，我喜欢你。

以前，风轻尘和他说过这句话，可他没有珍惜，现在他想听，风轻尘却不肯说了。

风轻尘狡黠一笑：“我也说了，反悔的是小人，你就当我是小人好了。”

“既然如此，那我是不是也可以反悔，我也没有当君子的打算。”能当君子的是王锦凌，所以王锦凌注定得不到风轻尘，因为他太君子了。

“别，别，别，我说，我说还不行嘛。”风轻尘真是怕了九皇叔，这男人也不怕把铁杵磨成针。

“好，你快说。”九皇叔屏住呼吸，尽量表现得平静，不让风轻尘看到他的紧张。他想听这句话很久很久了，他希望每天醒来时，风轻尘都能在床上和他说一句，

我喜欢你！

“那，那个，你先说。”凤轻尘脸颊通红，这一次不是激情过后的脸红，而是因为告白而害羞，她以前也做过，可心境完全不同，她已经没有了当初的勇气。

“凤轻尘，我喜欢你，很喜欢，很喜欢。”九皇叔没有让凤轻尘失望，郑重地说道，严肃的神情就如同许下永生永世的承诺。

凤轻尘的心扑腾扑腾地跳，眼睛泛酸，终于听到终于听到这句话了，她等这句话很久很久了……

“凤轻尘，我喜欢你，很喜欢，很喜欢。”

虽说男人在床上说的话不能全信，可这一刻不管九皇叔的话是真是假，凤轻尘都信了，哪怕只有一分真，那也没关系。

感动过后，凤轻尘也没忘记自己要说的话：“东陵九，我喜欢你，凤轻尘喜欢你，一直都只喜欢你一个。”

凤轻尘反身抱住九皇叔，把头埋在九皇叔的怀里，她很高兴，真的很高兴。

不多时，九皇叔就感觉到胸前一片湿意，什么话也没有说，只轻轻地拍着凤轻尘的背，无声地安慰她，告诉她，他在！

终于又前进了一步，他相信，下次他一定能听到凤轻尘说爱他。

爱，是比喜欢更多的喜欢。

在九皇叔的安抚下，凤轻尘的情绪渐渐平复下来，九皇叔见状半是试探，半是期待地道：“轻尘，既然你也喜欢我，不讨厌我，那我今天不走行不行？”

如果凤轻尘抬头，定能看到九皇叔那可怜兮兮的样子。

“不行。”凤轻尘推开九皇叔，脸上还挂着泪痕，眼中还有未消散的爱意，可说出来的话却理智十足，完全没有被九皇叔迷惑。

喜欢归喜欢，她不能因为喜欢就毁了自己的未来，九皇叔在这里留得越久，于她来说麻烦就越大。

“啪——”九皇叔在凤轻尘的臀部拍了一记，哀怨地道：“凤轻尘，你这女人真是让人讨厌。”

“东陵九，你打我？”凤轻尘的脸唰的一下就红了，打她记事起，还没有人打过她的屁股，太丢脸了。

“这算打吗？”九皇叔又在凤轻尘的屁股上拍了一下，这下两边都有红痕了，平衡了，九皇叔也满意了。他要凤轻尘的身上烙满他的烙印，就如同凤离嫡女的印记，除非凤轻尘死不然永远不消失。

“这不算打吗？东陵九，长这么大还没有人敢打我屁股，你是第一个，你好样的。”

风轻尘怒了，双眼瞪得滚圆。

九皇叔一脸无赖，摊了摊手：“你说是打那就是打好了，可打都打了，怎么办？要不，我让你打回来。”

“你……这是调戏。”风轻尘用力地推开九皇叔，九皇叔顺势往后面倒去，顺手搂住风轻尘的腰把人带到怀里，在风轻尘的唇上轻啄一下，“这才叫调戏，小娘子，来，给爷笑一个。”

“滚，没个正经。”风轻尘扑哧一笑，被人打屁股的恼怒一扫而光，风轻尘笑着把人推开，结果整个人都倒在九皇叔的怀里。

两人在床上打了个滚，然后谁也不说话，就这么静静地躺在那里，气氛温馨得能让人再醉一场。

不知过了多久，九皇叔终于动了：“别睡，我抱你去沐浴，沐浴完后，你还能睡半个时辰。”

“好。”风轻尘双手搂着九皇叔的脖子，娇媚地道。

沐浴间里，早就备好了热水，而风轻尘与九皇叔刚出去，就有人过来整理床铺，等到风轻尘与九皇叔回来时，床单干净整洁，屋内那欢爱后的麝香味也被清雅的竹香取代了。

风轻尘打了个哈欠：“你的人还真能干，不知道的人还以为你成天没事干，就会偷香窃玉。”

“错，我是成天没事，就想着如何偷香窃玉。”九皇叔将风轻尘放在床上，拿起一旁的药膏，准备给风轻尘上药。

“我自己来。”风轻尘哪里好意思呀，可九皇叔哪肯放过这样的机会，一本正经地道：“我弄伤的，当然由我来善后，你放心，我保证会轻轻地。”

“你闭上眼睛啦。”风轻尘被九皇叔看得很不自在，没办法把人推开，只好把一旁的被子拖过来，蒙住自己的脸，假装什么都没看到。

九皇叔的眼神太火热了，火热到让她忍不住缴械投降，让九皇叔为所欲为。

“你想闷死自己吗？”九皇叔放下药膏，去扯风轻尘脸上的被子，风轻尘扭来扭去，就是不让他扯，“你快点，我就不会闷死自己了。”

“好好好，我快点。”九皇叔无奈，只得松开风轻尘，挑起药膏给她上药，不知是有意还是无心，左手指有些笨拙，总是碰到不该碰的地方，风轻尘咬牙不让自己呻吟出声。

风轻尘不吱声，九皇叔就装作不知道，里里外外，半点也不肯放过，这哪里是上药，分明就是折磨。

“你这是上药呢还是上刑呢？”风轻尘实在忍不住了，有九皇叔这样上药的吗？太可怕了。

“右手受伤了，左手不太灵活。”九皇叔很认真地解释道，想到这里，又补了一句，“你中午也看到了，我不习惯用左手。”

不提这事还好，一提风轻尘就想到白天被耍的事：“是吗？我看你左手灵活得很，解我的衣服时，一点儿也不像不习惯的样子。”

九皇叔只笑不说话，风轻尘恼怒地坐了起来，拍掉九皇叔作怪的手：“好了，够了。”

九皇叔见好就收，赶紧去净手，顺便解释一句：“我的左手也就做这件事比较灵活，其他的都不行。”九皇叔撒起谎来，面不改色。

“是吗？”风轻尘哼了一声，将衣服穿好，指望九皇叔给她穿衣服还是算了吧，九皇叔估计只喜欢她不穿衣服的样子。

“当然。”九皇叔无耻地爬上床，示意风轻尘往里一点，给他让个位置。

风轻尘往里移了移，给九皇叔让了一半的床位，眼中闪着危险的光芒：“就这一样灵活吗？我看你做得这么熟练，这么说来，你平时没少用左手解姑娘的衣服？”

只要九皇叔敢说是，她立马将之踢下床。

“没有，没有，我保证这是第一次。”九皇叔用受伤的右手搂着风轻尘躺下，将被子拉了过来，盖在两人身上，熟练得就好像经常做一般。

“才不信呢。”风轻尘白了一眼九皇叔，翻了个身，拿后脑勺对着九皇叔，摆明了不信。九皇叔连忙解释：“这真是第一次，上一次我是用右手解开你的衣服，之所以做得这么熟练，那是因为我平时在脑子里演练得比较多。”说到最后，声音越来越小，颇有点儿不好意思。

“真的？”风轻尘转了个身，与九皇叔面对面，双眼亮晶晶的……

看到九皇叔不好意思，她就高兴了！

这个问题要怎么回答呢？

九皇叔俊脸微红很不自在，看风轻尘一脸兴味，不得到答案绝不罢休的样子，九皇叔明白，这个问题他必须回答。

九皇叔强作镇定，想了想决定实话实说，不能因为怕丢脸，就错过掳获美人心的机会。

“当然是真的，这种事我怎么会骗你，你是我的第一个女人，也是最后一个。”

“第一个我信，最后一个有点玄，要是我不幸早逝，或者我死得比你早，难不成你下辈子就一个人过，不找别的女人？”九皇叔有这么痴情吗？她怎么就没有发

现呢，难不成她淘到宝了？

这样的男人，几乎绝种了，九皇叔这话，应该只是说说吧？凤轻尘不怎么确定地想道。

“别乱说什么死不死的，你不会比我早死。”九皇叔将人抱紧，不知为何，听到这话，他心里有种不好的预感，好似有什么东西堵在心口，闷闷的，只有把凤轻尘抱得紧紧的，他才能稍稍安心。

“生老病死很正常，没有人能永生不死，我早晚有一天也会死，我也只说是可能，可能比你早死，这只是假设。”只要不是枉死，凤轻尘都能接受，长生不死岂不成老妖怪了？

“这么说也有道理，那要是我比你死得早呢，你会怎么办？”凤轻尘的解释让九皇叔心头稍安，只不过心里的阴影，一时半刻怕是消不掉了。

凤轻尘连想都不想，就道：“你要是死得比我早，我肯定把你忘了，再找一个比你好的，然后过幸福的生活，让你后悔得想要再死一次。”

凤轻尘骄傲地扬起下颌，本以为听到她的回答，九皇叔会生气，没有想到九皇叔沉默半晌后，点头表示附和：“这样我就放心了，如果真有那一天，我希望你能这么做，我不希望你因为我的死而伤心痛苦。”

他所做的事情，一个不慎就会万劫不复，凤轻尘如果真能做到在他死后忘了他，那么真到死亡的那一刻，他也不会有什么遗憾了。

虽然，只要一想到凤轻尘与别的男人在一起，他的心就痛得无法呼吸，可他还是希望凤轻尘在他死后，能再找一个爱她的人，他不能给凤轻尘的幸福，希望别人能给。

凤轻尘一怔：“你乱说什么呢！我们哪有那么容易死呀，好人不长命，祸害遗千年，我们都是惹祸精。”

凤轻尘鼻子一酸，捶了一下九皇叔的胸膛：“你放心好了，就算我们不会活千年也不会早死，我是一名优秀的医者，有我在你想死也不是容易的事。我们都会好好地活着，然后一起慢慢变老。”

这一次，凤轻尘主动抱住九皇叔，在他的怀里找了一个舒适的位置：“只要你不负我，我定会陪你一起慢慢变老。”

没有说爱，却比说爱更深刻。

“好，我们一起慢慢变老。”九皇叔的下颌抵在凤轻尘的头顶上，双眸闪闪发亮。这世间最动听的话不是我爱你，而是我会陪你一起慢慢变老。

“嗯，会的，会有那一天。”只要你不负我，就一定会有那一天，因为凤轻尘

绝不会负你。

凤轻尘在九皇叔的胸膛蹭了蹭，打了个哈欠：“好了，不要想了，睡了，有什么事天亮再说。”

两人相拥而眠，温馨而美好。

只是，这份美好太过短暂，当凤轻尘醒来，发现床上只有她一个人，心里有种说不出的失落和酸楚。

她多么希望每天醒来时，九皇叔就在她身边，在她迷迷糊糊睁开眼时，给她一个早安吻，说：“醒了。”

这么小小的要求，可对她来说却是奢望，就算天下皆知她和九皇叔两人的关系，他们也不能同进同出，因为他们不是夫妻，不是被人认可的夫妻。

凤轻尘抱着被子，坐在床上，身侧凹陷的枕头和微热的被窝告诉她，她身边的男人刚刚离去。

眼睛酸酸的，昨夜的甜蜜和情话，在今天早上似乎变成了一种讽刺。

一起慢慢变老，是很遥远的事情，他们还有很长很长的路要走。

“唉——”凤轻尘叹了口气，叹完气后才想到，一大清早叹气会把好运给叹没了，凤轻尘踢了踢九皇叔枕过的枕头，发泄心中的不满。

待到心情平复，凤轻尘掀开被子，赤着双足下床，打开门，发现她住的院子静悄悄的，丫鬟一个都没来。

这是怎么了？平时她们早就出现了。随即想到昨天晚上的事，凤轻尘明白定是九皇叔做了什么，把她身边的丫鬟都放倒了。

凤轻尘皱了皱眉，只好自己动手了，习惯了衣来伸手的生活，凤轻尘还真不习惯没人伺候，幸亏她今天要和苏绾比试武艺，穿的是劲装，比正装简单多了。

待到凤轻尘再三检查，发现没有什么遗漏准备出门打水时，春绘、秋画、夏晚、冬晴四个丫鬟一脸羞红地走了进来：“姑娘，奴婢睡过头了，请姑娘责罚。”

四个姑娘一脸懊恼，看她们的样子也不像是作假，凤轻尘没有和她们计较，毕竟错不在她们：“下次注意些，这一次就算了，替我梳头。对了，佟珏和佟瑶呢？”

“她们昨天出城了，到现在还没回来。”春绘打散了凤轻尘的头发，以方便梳理。春绘擅梳妆，秋画擅女红，夏晚有一手好厨艺，冬晴会看账，四个丫鬟各有所长。

“你们回头派人去找找，别出什么事。”九皇叔太阴险了，九王府来的丫头和王家来的丫头这待遇也相差太大了，佟珏和佟瑶一个晚上待在城外，不知道会有多担心，也不知会不会有危险。

想到这里，凤轻尘很是愧疚，她昨晚把大家都忘了，果然是美色误人。

“姑娘放心，佟珏和佟瑶带着护卫出去的，而且她们两个也会一点儿防身之术。”

“还是带人去找找，要是在城外遇到麻烦就不好了，等会儿我要进宫，如果有什么事就去城门口找翟东明，你们只要说九皇叔让你们去找他的就行了。”

翟东明这人不用白不用，他这段时间肯定会想方设法地讨好九皇叔，以求九皇叔原谅，面对九皇叔的“命令”，翟东明一定会第一时间办妥。

用早膳时，风轻尘发现孙思行、玄医谷谷主和崔浩亭都不在，对此风轻尘一句话都没有说，只是默默地吃饭。心中却暗想，九皇叔为了昨晚可真是煞费苦心。

因此，当她出门没看到肃亲王府送给她的护卫，也只是笑了笑，这些人不在才叫正常，毕竟九皇叔出手是不可能有漏网的。

她和苏绾继续比试是临时决定的事情，收到消息的人并不多，今天很幸运没有被人围观。

路过大街时偶尔还能听到路人在谈论她和苏绾比试的事情。毕竟，这事关乎大笔的赌金，哪怕时隔两个月，火热的程度依旧不减。

想到那个赌局，风轻尘便笑了，虽然她占的比例从二十分之一，变成了百分之一，可那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。有了这笔钱，她搬回凤府后，生活就不会太拮据，也可以给父母建衣冠冢了。

一到皇宫，风轻尘就被人带到兽苑，说是今天的比试在那里。

“兽苑？今天的比试不是应该在武场吗？难道今天比骑射？”风轻尘一脸不解，顺手给了带路的小太监一个荷包，希望对方能解答一二。

没钱，寸步难行！

小太监掂了掂荷包的分量，露出一个满意的笑容。心中不由欣喜，大家都说这风姑娘是个大方的主，果不其然，不枉费他昨天挤掉五个人，到处打听消息，换来给风轻尘带路的机会。

“风姑娘不必担心，今天依旧是比试武技，只不过苏家那边担心双方都是娇贵的小姐，要是在对打的过程中发生什么意外破了相就不好了，苏家希望皇上能用别的办法代替，实在不行苏家就不比了。”小太监也算是对得起风轻尘打赏的银子了，这消息可不是什么人都能打听到的。

“原来如此，多谢公公。”苏家还真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。

苏家认为风轻尘一旦毁了容，怕她在武术比试时使阴招，把苏绾的容貌也毁了，苏家会这么想也能理解，要知道她容颜有损，就算不是苏家做的，也是因为苏家提出的比试引起的，苏家有不可推卸的责任。

“风姑娘客气了！对了，小的还听说，前两天，苏绾小姐进宫拜见了皇后娘娘

和贤妃娘娘，深得两位娘娘的喜欢，贤妃娘娘还留她吃了饭，直到宫门落锁苏绾小姐才出宫。”这算是买一送一，凤轻尘那笔钱花得值得。

“公公有心了，改明儿公公出宫时，还请公公赏脸到舍下喝杯薄酒。”凤轻尘明白，这个太监告诉她这件事，肯定有目的，她要不开口表示什么，肯定不行。

“多谢风姑娘，只是小的出一趟宫实在不容易，如果风姑娘方便，还请风姑娘在皇贵妃面前替小的美言几句，小的姓林，名昆。”

“原来是林公公，我记下了。”提肯定是要提的，至于用不用，那就是皇贵妃娘娘的事情了。

凤轻尘发现宫里头的人活得真累，一个个削尖了脑袋往上爬。九皇叔从小在这种环境长大，难怪养成那种扭曲的性子。

在这个人吃人的地方，不能有真性情，不能说真话，不能相信人，九皇叔真辛苦，凤轻尘有些理解九皇叔当初对她的冷淡与反复了，在宫里长大的孩子，不太容易相信人。

交易达成，凤轻尘与林公公便不再说话，两人之间只有利益往来，交心的话半句也不能说。

凤轻尘来到兽苑时，苏绾早已等在那里，一身黑色劲装的苏绾，手上拿着一根红色的鞭子，眼神凌厉，英姿飒爽，与平日的娇媚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

当苏绾看到凤轻尘时，毫不掩饰自己眼中的敌意，甚至故意别过头去，一副没有看到凤轻尘的样子。

凤轻尘并不生气，还主动打招呼：“苏绾小姐，好久不见。”

“确实很久不见，看到风小姐你安然无恙，苏绾这颗心总算可以放下了。”苏绾转身，眼神落在凤轻尘脖子上的那道浅痕上，不无嘲讽道。

凤轻尘在医术比试的关键时刻受伤，所有人都怀疑是苏家干的，在凤轻尘养伤的这段时间里，苏绾不知受了多少的白眼和排挤，甚至苏家都被牵连，她一度都无法出门。

可偏偏无论是苏家还是她，都不能解释，因为凤轻尘从始至终，都没有说凶手是苏家，他们要是主动站出来，那就是做贼心虚。

看到凤轻尘笑盈盈地站在自己面前，她能不生气吗？

“多谢苏绾小姐的关心，可惜没有抓到凶手，只有抓到凶手，我们大家才能真正安心。”凤轻尘同样暗示苏绾，一日抓不到凶手，苏家就脱不了嫌疑。

“清者自清，浊者浊者，我相信上天是公平的，不会放过一个坏人，也不会错过一个好人。”苏绾哼了一声，继续拿后脑勺对着凤轻尘，摆明了不愿意和她多谈。

她们之间早就撕破脸皮了，只不过在公开场合不好表现得那么明显罢了。

风轻尘无所谓地坐在一边，等待今天的裁判出现，她从来没有把苏绾当对手，苏绾不过是一颗棋子，她的对手是南陵锦凡。

一刻钟后，以太子为首的五人裁判团出现了，太子、西陵天磊、东陵子洛、夜叶，还有元希先生。

风轻尘明白夜叶会出现是代替南陵锦凡，可元希的出现倒是令风轻尘惊讶了一把，元希先生这是吃饱了没事做，闲得无聊来兽苑喂鸟吗？

可惜没有人替风轻尘解惑，见完礼后，太子一行人就在自己的位置上坐了下来。只有东陵子洛慢了一步，看了一眼风轻尘的脖子，见她脖子上只有一道浅痕，随即露出一抹笑容，然后说了一句和苏绾之前一样的话：“轻尘，看到你安然无恙，本王这颗心总算是放下了。”

风轻尘眨了下眼掩去眼中的厌恶，果然讨厌的人说的话都一样，风轻尘皮笑肉不笑地道：“有劳洛王殿下挂心了，有九皇叔在，我不会有事的。”

风轻尘特意提及九皇叔，就是想要恶心一下东陵子洛。果然，东陵子洛脸上的笑容绷不住了，他最近被九皇叔打压得厉害，勉强一笑：“轻尘说错了，你的伤能好，应该是玄医谷谷主的功劳，玄医谷谷主果然有妙手回春之能。”

“洛王这话不对，是玄医谷谷主医好了我的伤没错，可如果没有九皇叔出面，玄医谷谷主又怎会替我医治这种小伤？”东陵子洛口口声声说关心她的伤，可除了嘴上说说外，他什么也没有做。

九皇叔什么都没有说，可在她出事后，以最快的速度将玄医谷谷主请来，不是风轻尘瞧不上东陵子洛，实在是拿他和九皇叔一对比，高下立见。

风轻尘嘴角噙着一抹嘲讽的笑容，与东陵子洛的视线相交，冷漠而疏离，隐隐有一丝不易察觉的厌恶。

她真的搞不明白，东陵子洛哪来的自信，认为她风轻尘还喜欢他，认为只要对她招招手，她风轻尘就会不顾廉耻地扑上去？东陵子洛还真当自己是个人物了，也不想他们两人之间的仇恨，就算全天下的男人都死光了，她风轻尘也不会看上东陵子洛。

东陵子洛怔怔地看着风轻尘，他在风轻尘身上，再也找不到当初那小心翼翼、竭力隐藏起来的爱恋。

东陵子洛右手捂着心口，心中似有一股说不出的苦涩滋味，伸手，想要拉住风轻尘的衣摆：“轻尘……”

“殿下，请自重。”风轻尘后退一步，拉开两人之间的距离，一抬头，就看到

元希与西陵天磊一脸兴味地看着她和东陵子洛。

风轻尘没好气地瞪了两人一眼，心里暗道：八卦男。

东陵子洛似乎也发现了场合不对，当下收起情绪，朝风轻尘露出一个优雅却不失亲和的笑容，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般：“轻尘，祝你旗开得胜。”

“多谢殿下。”风轻尘福了福身，大家面子上过得去就行了，怎么说东陵子洛也是一个皇子。她当场给东陵子洛难看，东陵子洛肯放过她，恐怕别人也不肯。

东陵子洛与风轻尘各自坐下，太子这才起身，宣布比试规则，太子先是强调一下皇上对苏绾和风轻尘安全的重视，随即提出比试是为了两国的交流与和平，不在乎输赢之类一大串官方的说辞讲完后，才提到今天武技比试的规则。

“兽苑有十八个狩猎区，御林军昨天已清出两块最小的区域，凡是攻击性强的猎物都已经被清出去了。狩猎区域里，只有一些攻击力不大的小动物，两位小姐可以放心，今天的比试，只要两位小姐按规则办，就不会有太大的危险。”

“风小姐，苏小姐，如果没有别的问题，二位可以去兵器房选择适合的兵器。当然了，你们要是自带兵器也可以。选好武器后，会有人带你们前往比试的区域，一个时辰后，以响鼓为示，听到鼓声，还请两位小姐尽快出来，到时候哪位小姐猎杀的动物最多，哪位小姐就获胜。安全起见，两位小姐可以带信号烟进去，狩猎区域外面有御林军把守，两位小姐要是遇到危险，将信号燃起，御林军会在第一时间冲进去救人。”

“多谢殿下。”苏绾和风轻尘同时起身，在太监的带领下各自去领兵器。

苏绾早就知道了比试规则，她用的是自己带来的匕首和长鞭，风轻尘昨天晚上比较忙，太子虽然有派人过去告诉她这事，可惜不得其门而入。

风轻尘在太监的带领下，选了一柄三米余长的长枪，红色的枪缨随风飞舞，英气十足。

“枪？我以为你们姑娘家只会使使小刀和鞭子。”元希先生笑道。

“一寸长，一寸强，用枪比较安全。”话是对元希先生说的，可风轻尘的眼神却落在了夜叶的身上，隐含警告。

夜叶一出现，就毫不掩饰对她的敌意，依夜叶和西陵天磊的本事，再加上苏绾与皇后、贤妃又有交情，一天的时间也足够他们暗中安排了。

别忘了，昨天她和九皇叔都很忙，这些人就算暗中做了什么，她也不知晓。

“风姑娘的敌人那么多，确实要多多注意，免得一不小心就被人抛尸荒野，毕竟不是每一个人都像我这么善良的。”

夜叶毫不掩饰自己的杀意，直让他身边的太子和东陵子洛同时皱眉，夜叶和

南陵锦凡还真是一样张狂，在他们的地盘也敢放狠话，他就不怕一出东陵就被人杀了吗？

敌人多不就是她惹人厌嘛，风轻尘笑了笑，不以为意地反击道：“夜少主说笑了，轻尘的敌人并不多，只不过轻尘得罪的人都比较无耻，净做些肮脏下作的事情，却爱打侠义牌子。”

夜叶一怒，手抬到一半，正准备拍桌子骂人，哪知手举到一半，就收到苏绾递来的警告眼神，当下便蔫了气：“哼，比试即将开始，我不和你这妇人做口舌之争，风姑娘，希望你一如既往的好运，能平安地走出来。”

此言一出，太子顿时阴沉着脸道：“夜少主这话是什么意思？”

夜叶这话不是摆明了说今天的比试有危险吗？要知道今天的比试，可是他一手安排的，风轻尘要真出了事，九皇叔肯定会迁怒于他。

“我只是祝福下风姑娘，怎么，不行吗？太子殿下？”夜叶侧头，看向太子。

“希望如此。”太子面色不悦，他担心夜叶下黑手，可到这个时候说停止也不现实，太子朝自己的心腹使了个眼神，那人点了点头，悄无声息地退下。

风轻尘将众人的神色尽收眼底，看到太子的举动心下大安，对夜叶的威胁也不放在心上。

“多谢夜少主的关心，我平安走出来后定会与九皇叔一道去夜城，感谢夜城主夫妇。”她风轻尘也会威胁，她要是有个三长两短，就算不是夜叶做的，这笔账也要算到夜城头上。

“你敢威胁我？”夜叶俊脸扭曲，身为人人拉拢的夜城少主，除了蓝九卿那个浑蛋，还没有谁敢威胁他。

“夜少主说是便是吧。”风轻尘不以为意地摊了摊手，轻松地拿起十余斤重的长枪，朝太子等人行了个礼，转身便朝狩猎的区域走去。

不管前面有什么危险，她风轻尘都会活着走出来。

提着长枪走入狩猎区域，确定四下无人后，风轻尘取出随身的无敌暗器，戒备地向前迈步。

“沙沙沙……”脚踩树叶的声音，在这一刻显得特别响亮，让风轻尘惊讶的是，猎狩区域不仅没有什么危险，反倒一片安宁，偶尔有几只小兔子蹿来蹿去，看它们的样子，似乎见惯了人，看到她也不跑，就立在远处，看着她。

风轻尘没兴趣打兔子，一直往里走，半个时辰后，当她走到区域的中心时，发现这里除了兔子还是兔子。

“不是吧，就让我 and 苏绾打兔子，这还真是安全的比试。”风轻尘满头雾水，

举起长枪瞄准一只兔子，犹豫着要不要打两只兔子出去交差。

打吧！

空手走出去实在太丢脸了，凤轻尘正准备发射长枪，突然感觉背后一寒，隐约听到窸窸窣窣的声音，凤轻尘心中一惊，连忙转身，却见距离她百米远，有一条色彩斑斓的巨蟒。

那巨蟒有七八米长，成人腿般粗，此时正朝她吐着猩红的蛇信子，隐约可见涎着口水的毒牙，那蟒蛇似乎发现了她这个猎物所在，略停了一下，又继续朝她所在的方向游走而来。

“这么鲜艳的蛇皮，这么扁的蛇头，这条蟒蛇得有多毒？”

凤轻尘看到身后的危险物是蟒蛇，并没有像一般的女孩子那样慌张地大喊大叫，而是心平气和地站在那里，同时放缓呼吸。

蛇有眼睛但它的视力不好，它一般不用眼睛视物，蛇类大多只能辨别移动的物体，只要她不乱动，屏住呼吸，这条蛇暂时就发现不了她的存在。当然，最主要的还是，她不怕蛇，所以她并不慌张。

凤轻尘不想惹恼这条蟒蛇，她也不想吃蛇肉，她现在只想如何避开危险。

一人一蛇的距离越来越近，百米、八十米、五十米……

当大蟒蛇距离凤轻尘只有三十米时，她发现异常了，面前这条蛇，似乎能“看”见她，离她越近，那蛇越兴奋，眼神越发的凌厉。

“搞什么呀，这条蟒蛇戴眼镜了，看样子是盯上我了。”凤轻尘这下真有点儿害怕了，这蛇明显有剧毒，被它咬上一口，那自己就完了。

她就算有把握不被这条蟒蛇咬上，可只要被这条蟒蛇缠上，她也别想活了，这条蟒蛇能活活把她缠死。

双方距离二十米，那条蟒蛇突然加速，猛地朝她扑来。

“不对劲儿。”凤轻尘拿出暗器，对准蛇头，慢慢往左移，她要看看，这条蟒蛇是不是真的认准了她。

面对巨蟒，你没有一击就中的把握，就别轻易动手，你杀不死它，惊扰了它，死的就是你了。

凤轻尘脚步很轻，她本身就穿着软底鞋，这一移动几乎无声无息，可那蟒蛇似乎很聪明，凤轻尘一移动，它就停了下来，蛇身盘在地上，硕大的蛇头往前探了探，然后又朝凤轻尘所在的方向游走。

“不是吧，难不成我身上有什么味道在吸引它？”凤轻尘相信，这条蟒蛇虽然是有心人准备的，但绝不是被人抓过来的，而是自己过来的。

可她身上的衣服是自己准备的，也没有用皇宫准备的兵器，到底是什么引来了这条蟒蛇呢？

蛇有听力，可听力不好，要把蛇引来就要靠气味，蛇信子很灵活，对气味也很敏感，它能通过气味，分辨出附近有什么。

风轻尘一边注意蟒蛇的行动，一边想着可能出现的危险，可她怎么也想不出自己身上有什么不妥的地方。哦……不对，有一样东西。

风轻尘眼睛一亮，从衣袖里取出烟幕弹，一取出来就发现那蛇的速度突然加快了。

“果然是信号弹有问题，我怎么忘了这个玩意，真倒霉。”风轻尘无比郁闷，她刚才没有留心，现在才发现她手上的信号弹发潮了，根本就无法点燃。

“皇后娘娘有心了，居然连这种小东西都不放过，宫里的东西果然不能用，上一次是衣服，这一次是信号弹有问题。皇后呀，咱们这是有多大的仇恨啊。”风轻尘摇头，虽说这信号弹拿出去就是证据，可现在保命要紧，她没把握在这条巨蟒的攻击下全身而退。

风轻尘想也不想，就将信号弹朝另一个方向丢去。

“啪——”信号弹一落下，蟒蛇便在风轻尘的面前停了下来，伸着头，在风轻尘面前吐了吐蛇信子，风轻尘大气也不敢喘一下，生怕这条蟒蛇不受气味的影响，改朝她出手。

好在那气味起了作用，巨蟒在风轻尘面前停留了三秒左右后，便改变方向追着信号弹而去，速度飞快。

“呼——”直到巨蟒的蛇尾从她身边游走，风轻尘才松了口气。

危险解除，风轻尘打了个响指，脸上扬过一抹明媚的笑容，转身就准备走人。

她一个人还真不敢和七八米的巨蛇动手，这又不是生死关头，她完全没必要冒险，能和平解决最好了。

只不过，心里很憋屈！

今天这事说大不大，说小不小，要不是她胆大心细，遇到巨蟒没有慌张，也没有主动发起攻击，今天她肯定就成了这条巨蟒的食物了。真到那个地步，就算九皇叔有天大的本事，也救不了她。

风轻尘越想越郁闷，走了不到十步，风轻尘突然想到，她和苏绾的比试区域离得很近，既然对方能把这条巨蟒引到她这里，她为什么不能把这条巨蟒引到苏绾那里去呢？

以其人之道，还治其人之身。人家做了初一，她做十五也没有什么错吧？

她和苏绾都是女子，既然对方能对她下狠手，她为什么不可以？对方出手时就